



粉 米 蝙蝠

粉 蝙 蝠

韩冬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世荣

粉 蝙 蝠

韩 冬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25 千字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08-833-0/I·223

印数：1-25 370 册 定价：4.50 元

卷首寄语

《粉蝙蝠》小说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艺术地再现了煤炭商之女——林彦雯几次陷入人生深渊的令人震颤的经历。

少女彦雯，由于意外事件而丧失双亲，出于无奈投奔到天津卫的外婆家，虽说境况日渐破落，可终究还够得上中上层人家的娇贵小姐。

就读于北洋女子学堂的彦雯，凭借天然的姿色，同一位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徐少爷一见钟情，烈火般地相爱了。正是这个貌似风流的阔少给林小姐的人生播下了第一颗苦涩的种子，敲响了无辜生命的第一声丧钟。他欺骗了她的人，骗去了她的钱。他玩弄了她，又丧尽天良将她出卖给黑社会组织“蝙蝠党”。恰在这危难之时，绝路逢生，有位叫二秋子的中年男人把她搭救出来。不料，刚被救出火坑，又被投入虎口，“蝙蝠党”竟将她卖到了“芸香楼”妓院。

世道乖张，命运难握。书中主人公，这位弱女子经受不住黑暗现实的百般蹂躏和摧残，人性的尊严在屈从，心灵的良知被扭曲，她把珍贵无价的人生误悟为“本身就是一大滑稽”。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她才成了当时名噪唐山的“小花姑”（名妓）。然而，屈从所做难为久，被妓院老板施用酷刑

的“小花姑”竟成了穿白旗袍在夜间流浪街头的疯女人，人称“白鬼”。

尽管乱世，多揭地，却遮不住处处的亮色人。疯女人终于被流浪街头的一老一小救出苦海。饱经磨难的彦雯在肮脏龌龊的小夹道里第一次体味到了人间的父女姐弟之情。天涯沦落人的萍水相逢慰藉了这颗凄苦的心。谁知美景不长，她无意中又落入了“蝙蝠党”的“二蝠”——刘树棋的魔掌。

没有亮光指生路，深渊易入回头难。

林彦雯成了“蝙蝠党”的女党魁，靠出卖色相骗取钱财。她欺骗了幼稚而无辜的李根顺，可老天有眼，谁知这李根顺竟是“蝙蝠党”的“大蝠”的外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

骗人的人骗到了自己的头上，被人欺骗的人又去骗无辜的人。还是人间真情最可贵。历经几番风雨的彦雯终于和老实忠厚的工匠——二秋子结伴前行了。真是坎坷人生路坎坷，好人遭难有了时……

“粉蝙蝠”是林彦雯入“蝙蝠党”的标记暗号。

时下通俗文学作品多，写烟花女子的也为数不少。本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选用了特殊的视角，写上层社会中的贵小姐沦为妓女、黑党。也道出了其中更深的意味：动乱的年代，即便是阔家小姐也免不了从天而降的横祸，这其中蕴含着多少警世醒世之理呢？

小说结构也颇有一些特色，以林彦雯为通贯全篇的核心人物，其他人物均与之发生关系呈现出辐射状结构。作者集中笔力叙述一个故事，写一个相关人物，待一个故事一个人物全部描绘结束后，再引出下一个故事下一个人物。

另外，小说的语言简洁易懂，大众化色彩浓，读起来文

思顺畅，不大耗费心神。

《粉蝙蝠》作为描写天津卫旧中国通俗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首先是作品的思想格调不高，很难分清正反人物形象的区别。其次是暴露黑暗多，赞颂光明少。小说在主人公林彦雯、徐少爷、二秋子、刘树棋等人的形象描绘中，无意之间宣扬了世上本来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和十全十美的好人。

目 录

一, 夜抵津门.....	(1)
二, 情窦初开.....	(3)
三, 初识.....	(6)
四, 豪华钻戒	(14)
五, 忘情失女贞	(17)
六, 孤女	(24)
七, 恼人的情郎	(28)
八, 三等小客栈	(34)
九, 神秘的“蝙蝠党”	(43)
十, 痴情倒贴钱	(50)
十一, 倒霉上唐山	(53)
十二, 芳梦乍醒	(62)
十三, 善良人家	(70)
十四, 浪漫的“美人瓶”	(85)
十五, 温馨小院里的“母子”之谜	(95)
十六, 奇特的恋情.....	(109)
十七, “美人瓶”的诱惑	(122)
十八, 美人哟, 美人!	(131)
十九, 意欲的升华.....	(137)
二十, 暗夜骤变.....	(143)

二十一，黑猫白魂·····	(148)
二十二，同是天涯沦落人·····	(157)
二十三，虎口余生·····	(174)
二十四，秘诀·密约·····	(194)
二十五，蝙蝠栖息处·····	(223)
二十六，做饵·····	(245)
二十七，大鱼咬钩·····	(255)
二十八，扇动着的粉翅·····	(265)
二十九，“倒踢紫金冠”·····	(281)
三十，归墟·····	(294)

一，夜抵津门

浮云，遮住了星光，挡住了月亮。风动霜寒，万籁俱寂。

蓦地，一条狭窄湫隘的胡同里响起“踢踢沓沓”的脚步声。两个黑黢黢的人影，恍恍惚惚，挪移到一个大门洞里。

包着铅皮的院门，敞开一扇，有个小伙子探出身来问：“哟，这么快就领回来了？”

“不快可得行啊，林小姐心急火燎，催得我难受哇！”答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壮汉，他身后，怯生生站着个文静秀美的少女。

一个丰腴富态的老女人，闻声从上房走出来，呼一声“宝贝儿”，又叫一声“心尖子”！蹒跚跚跚，一溜歪斜，冲到门前，把那少女紧紧搂到怀中。

“姥姥！”撕心裂肺一声高唤，接着，这一老一少便哭作一团。

壮汉和小伙儿束手无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好一会儿，才上前解劝。一个说：“老太太，天太凉，有话到屋里慢慢儿说吧。”一个说：“妈，小雯坐了一天车，也够累的，有什么事，往后日子长着呢！何必这么一见面就弄得大伙儿心里都怪难受的……”

老女人止住哭泣，回过头来斥责那小伙儿：“挨千刀的，我弄得大伙儿心里难受？本来就难受嘛！你姐姐、姐夫，欢蹦乱

跳的两个大活人，谁想得到一宿的工夫，让那破洋炉子给熏死了！撇下小雯这么个苦命的闺女，唉，我，我……”说着，她又唏嘘抽泣起来。

二，情窦初开

从邯郸县来到这大天津卫的林彦雯随身带来七万元法币，这是经营煤炭生意的父母给她留下的丰厚遗产。姥姥家原本开着“利德板厂”，几乎垄断了半个天津的木材市场。虽然老爷去世后，板厂倒闭，但余下的资产再有两辈人也吃喝不尽。姥姥不让动那七万元钱，让小雯的舅舅，如数存入麦加利银行。

林彦雯从此盘桓在姥姥的膝前左右，安心度日。

一晃过了两年多，她已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出落得婷婷秀丽，妩媚动人。姥姥想让她将来有所作为，以告慰她九泉之下的双亲。于是，花钱请人为她补习功课。待暑退凉生、金风乍起之际，林彦雯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立志用功苦读，完成学业，日后能为人师表。

姥姥十分高兴，买了一辆崭新的人力胶皮车，又把家中年轻的佣人——邢妈拨给她，料理生活，服侍起居。

车夫，就是迎接她来津的壮汉马五。马五是个老光棍儿，无家可归。他原来在板厂打杂，老爷喜欢他憨厚勤谨。后来板厂关门，姥姥不忍见他流离失所，丢了饭碗，便留在家里干些零活儿。自小雯开学之后，他就每天拉着胶皮车，送一趟接一趟，成了专职的车夫。

有一天，放学归来，小雯坐在车上，忽听后面一阵铃铛响。

她回头一看，只见一辆又考究又气派的胶皮车撵了上来。那车把上柿子样的铜铃，被车夫按得“叮叮铃铃”猛响，分明是请他们让路。

马五一扭车把，将车斜拉到一边，后面那辆胶皮车，便“唰”地一下驶到了前边。

那车上坐着个漂亮小伙儿，眉清目秀，鼻直唇薄，偏分头梳理得齐齐整整，身上穿着浅咖啡色的西装。

驶过小雯身边时，那小伙儿似乎是不经意地看了她一眼，小雯脸一发烧，不由得低下了头。等她再抬起头来，那车已去得很远了。望着穿西装小伙儿的背影，她竟脱口赞叹一声：“嘿，真洋气！”

马五回过头来，问：“吗玩艺儿？谁洋气？”

小雯自知失口，禁不住一阵耳热心跳，忙又掩饰道：“啊，是够洋气的，我说那辆胶皮车呀。”

“噢。”马五接道，“可不是嘛，你知道上边坐着的那主儿是谁吗？”

“谁呀？”

“聚隆鞋帽店徐掌柜的大少爷，能不洋气吗？光分号就有七八处，北京、上海都有，家里的洋钱都老鼻子了！”

第二天一早，林彦雯坐着胶皮车又去上学。刚走到西北城角，忽听后边又是一阵铃铛响，她身不由己回头望去，还是昨天遇见过的徐少爷乘着那辆锃明瓦亮的胶皮车，“叮叮铃铃”急驶而来。

她想回过头去，把脸避开，却不知为什么脖子发紧，眼睛凝住了似的，等车驶到身边时，恰与那徐少爷对上了目光。

仅仅是刹那间的事，小雯姑娘感到了一种强有力的震撼！

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感受：心在狂跳，血在沸腾，仿佛蛰伏已久的一种情感，不可遏制地喷溢了出来，弄得她自己也有些张皇失措。

此后，一连数日，不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就是在放学后回家的路上，几乎总能遇上徐少爷。每次相遇，小雯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欢愉，过后却又难免生出几分疑虑。

一次，小雯坐车，从西马路拐向针市街，打算由此一直穿过估衣街，稍带着逛一逛，然后再回家。谁知，车行没多远，后边“叮叮铃铃”又响了起来，徐少爷竟也走了这条路，仿佛有意追来似的，步步紧逼，毫不相让。

马五一歪车把，让过徐少爷乘坐的胶皮车，小雯可实在憋不住了，脱口问道：“老五，这个徐少爷，干吗总跟着咱们呀？”

马五憨憨一笑，拉着车边走边说：“他家就住在肉市口前边，你俩的学堂，又都在城北，顺着路的，要天天碰不到一块儿，那反倒新鲜了。”

林彦雯这才恍然大悟，便不再问什么，远远望着徐少爷的背影。果然，他的胶皮车停在一所高大的宅院门前，从门里出来个年轻的男仆，跟车夫一起连推带拉，那徐少爷坐在车上，身不动膀不摇，就进了院子。

三，初 识

过了中秋节，听说杨小楼在“天华景”演猴戏。姥姥就嚷着要去看一场，她说：“小雯整天念书，也该换换脑子，再说那‘小杨猴子’可是不得了哟，都演绝啦！他多年不来天津，这机会可是难得……”

舅舅拗不过她，礼拜五就去托人，颇费了一番周折，总算买来两张日场票。礼拜天，吃完了午饭，姥姥带上小雯，她俩儿乘红牌电车，直奔劝业场。

天华景戏院，黑压压坐满了观众，她俩儿买了些瓜籽儿、冰糖、金桔，便按号找到座位，静等着开戏了。

今天上演《水帘洞》。杨小楼未曾出场，先在上场门处幕条子后边来了一嗓子：“开山那——”，声音嘹亮，气脉悠长，顿时赢得台下满堂喝彩。小雯望着色彩斑驳、假山真水的舞台，眼睛都看直了。这么绚丽夺目的场面，是她长这么大前所未见的。

接着，“美猴王”来一个漂亮的跟头出场了，他落在布景中间，眨动着金灿灿的眼皮，一手托着金箍棒，一手搔着身上的皮毛，来了个洒脱而又活泼的“亮相”。台下又是一片喝彩声。

笛箫奏鸣，美猴王接唱《粉蝶儿》“水波英豪”，高亢雄健的腔调，灌满上千人的大戏园子。台下的观众，个个屏息静气，仄起耳朵，细细品味着，生怕漏掉一腔一字。声韵一落下，少顷，

仿佛是全场爆炸了一般，齐声叫好。

连偌大年纪的姥姥，也张着瘪嘴跟着叫了两声。小雯则着劲儿地拍着巴掌，两只小手拍得生疼。在这般狂热气氛的感染下，她也想喊，想叫，想站起来，给杨小楼助威喝彩，然而，少女的腼腆，抑制了过火的举止，她没敢开口，也不敢离座。

猛然，身后又响了一声脆脆的叫好声。小雯急忙回头望去，只见徐少爷恰恰坐在自己背后的座位上，好象异常兴奋，本来彩声已趋平息，他却余兴未尽似的，孤零零又来了一嗓子。

旁的观众倒不以为然，而小雯却被他一下子搅乱了心绪，再也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舞台上，只留心后边的动静了。小雯尽管不敢再回头相望，却像后脑勺也长了眼睛似的，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

“叭哒”，轻轻响了一声，大概是掉了什么东西。小雯不由得低下头去，偷偷一瞧，在自己脚后有一只西洋式牛皮钱包。她马上蹲到地上，把钱包捡起，脸儿憋得红红的，转身递给了徐少爷，并细声细气问了一句：“是您的吧？”

徐少爷连连致谢，把钱包收了起来，还特别友好地看了她一眼。姑娘低下了头，脸红得更厉害了。

散戏之后，徐少爷有意跟在她的身后，一点点随人群挪动着。快走出门口时，他忽然凑上去，微笑着点点头，小声说：“刚才，我只顾看戏，没认出来，你好象是女子师范学堂的吧？”

小雯红头涨脸地点点头。

“小姐贵姓？”

“姓林……”

两人搭讪几句，便又匆匆分开，各随人流走出了戏园子。

小雯春情荡满胸怀，她感到一股温火炙烤着她的全身，热

呼呼痒酥酥的，生命的汁液，刹那间变得无比充盈，双腿更加富有弹性，脚步于不知不觉间便轻快了许多。

气得姥姥在后边喘吁吁地直喊：“你等等我呀，想把姥姥一个人扔在这四楼上吗？”

转天就是礼拜一。

林彦雯清早在上学的路上特别留心前后的胶皮车。一直到了学堂门口，却没有发现徐少爷。她有些茫然若失，怀着一种莫名的怅惘，闷闷不乐地挨过了一天枯燥乏味的课堂时光。

放学后，马五自然拉着车在门口等候着。她没来得及爬进车座里，蓦地，一声“叮叮铃铃”自身后传来，她欣喜回头，果然是徐少爷坐车来到了身边。不过，今天又多了一辆，与他并驾齐驱的车上，还坐着一位娴雅雍容、衣着华贵的中年妇女。

没容小雯打招呼，那徐公子便隔车对那妇女说：“妈，她就是我跟您提起的林小姐。”

中年妇女笑微微地点点头，很友好和善地上下打量了一下，亲热地问她：“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呀？”

小雯羞涩地一一作答，心里温煦熨贴，格外欢畅。

马五抄起车把，谦恭地叫了声“徐太太”，原地未动，又说了声：“请！”

三辆胶皮车，两辆并排在前，一辆尾随于后，溜溜达达不紧不慢，沿着宽阔繁华的西北路，驶向针市街。一路上，徐家母子轮番回过头来，与小雯说些闲话。小雯也不那么拘束了，大大方方地随便交谈，俨然是个老相识，话也投机，情也融洽。

说说笑笑过了肉市口，徐家母子到了家门前。

徐太太让车夫撂下车把，自己款款走下来，凑到小雯车边，抚摸着她的头说：“好闺女，下个礼拜天到我家来玩，好吗？”

“好的，有空儿我一准儿来看您。”

“不，不是有空儿没空儿，而是一定要来！我们家挺热闹的，你过来玩玩儿，也可以带上家里的人。说准了，就是礼拜天。”

林彦雯一回到家里，先把结识徐家母子并受到热情邀请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姥姥听。马五在旁边不时插话，补充些细节和她遗漏的情况。

姥姥听了，沉吟一会儿。不过，没有什么反感的表示，只是自言自语嘟囔一句：“小女儿家家的，这么随便到人家去做客，怕不大方便吧？”

马五赶紧说道：“人家并不单请小姐一位，咱家里人都可以跟着去。”

姥姥释然一笑，“那敢情好，就让邢妈陪你去吧。咱一个孤儿寡母的破落户，跟人家‘聚隆’号的人家来来往往，高抬咱们呐！去，到那天，马五、邢妈一块儿跟小雯去……”

姥姥的允诺，不啻签发了一纸通行证。林彦雯，人还没到徐家，心儿却已恣肆纵情地飞到徐少爷身边……她掰着手指头，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着，总算熬过了漫长的五天六夜。

礼拜天一早，打来的豆浆早就放凉了，她根本就没喝，一直缠着邢妈为她梳头打辫子，一会儿松了，一会儿紧了，这边多了，那边少了……总也不对心思。邢妈心里暗暗好笑，象哄小孩似的，耐着心烦儿，一点点把她打扮停当。

头梳好了，衣服也穿戴齐整，总该吃早点了吧？可是，她又直眉愣眼嚷嚷着找马五。

邢妈说：“马五吃嘎巴菜去了，你怎么喊他也听不见呀。”

“这都几点了？还磨磨蹭蹭的，不知道姥姥让他跟我去串门儿吗？”